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回 太陰主尊賢創業 御陽子建策開基

洛陽布衣呂律，字師貞，道號御陽子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內聖外王之學。家無恒產，短褐不完，蔬食不充，而意氣揚揚自得，常曰：「王景略、劉道衡，幾填溝壑，而逢時遭會，身為霸者師。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與？」因賦《捫蝨吟》以見志，有「平生百鍊胸中氣，捫蝨軍前蓋世無」之句。而又性好玄關，恬潔凝靜，當其漠然內守，有如處女；及至臨機應變，則神鬼莫能測。傲睨物表，與世多忤，故常為人揶揄，叱曰狂徒。每與二三朋友杯酒談兵，指庭前所建之旗曰：「當有女真人訪我，便是樹立奇勳之候。」久而寂然，人多不信。惟一門生姓沈，名珂，字寧聞者，錢塘人氏，心悅誠服，嘗私語人曰：「吾師命世才也。」朝夕依依不去。師貞謂之曰：「前歲唐勛來訪，一去杳然，我曾向各處寺觀追尋，並無蹤跡。看此生不是個孟浪的，因何而有黎丘之幻耶？至今心上委決不下。」沈珂曰：「我師何不卜之？」師貞曰：「然也。」乃整衣冠，焚香默祝，筮得家人卦，拍案大叫曰：「此子即是女真人，改作男裝遊戲，我已為所給。雖然，是亦枉顧茅廬之意也。今者燕兵南下，北地空虛，正好乘機創業，我須前往說之。」即呼二子，屬其婦曰：「此皆童稚無知，所幸宗祧不斬，汝須教育成人，勿復念我，從此永訣矣。」遂與沈珂飄然而行，竟至蒲台縣。下了客店，先問個信兒。

有說這位神仙不知何處去了，城南有座玄女娘娘道院，留著侍女看守，到那邊去問方知明白。師貞即與黎明尋至道院，見有個老人家出來開了門，背著身向內逕走。師貞悄悄隨後步入，進了重F A星屏門，是個庭院，有兩大磁缸蓮花，一紅一白，覺得清芬襲人。那時柳煙兒頭尚未梳，獨立在欄畔看花，口吟唐詩兩句云：「看取蓮花淨，方知不染心。」猛抬頭見一人站在前面，正要發作，依稀認得形容，就是月君在嵩山訪過的，知道有因，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？也不在門上通報，大膽走到這裡！」

師貞見是個美人，卻像曾會過面的，一時想不起來，向前作揖道：「學生特來請見姓唐的女真人，有件天大的事，門上決難傳說，且不見有司閩的，所以不曾通報。幸勿見罪。」霍地想著當時唐勛來訪，這個美人與他俊傑無二，便道：「女真人是神仙，我亦是半神仙。那時女扮男裝，隨著唐相公到我家裡，豈不是你？學生千里遠來，且喜尋著了。」柳煙未及對，老僕已在裡面出來，便吩咐道：「這位呂相公是見過主母的，今從河南到此，須要待飯。我進去就來。」老僕隨請師貞到客座坐下。耐心等了一會，見柳煙道家妝飾，又同個蒼黑的女道姑出來。師貞各奉一揖，隨道：「不便久坐，請教女真人所在，即要星夜趕去。」柳煙道：「且住，相公既是半仙，知道當日相訪情由，為何隔著幾年才來呢？」師貞道：「今日適當其會，早來亦屬無益。」那女道姑向著柳煙道：「我看這位先生昂藏古怪，要見我主母，是要賣弄他才學。只怕五鹿岳岳，充宗折角哩，」師貞吃了一驚，便道：「是學成卿相業，貨與帝王家。」柳煙道：「可不是賣弄呢！」師貞道：「非也。如漢高必有子房，先主必有孔明，高皇帝亦必有青田，學生豈賣弄些須才學者哉！」柳煙道：「若然，先生來遲了。女真人早已起兵勤王，這個時候，差不多殺入金陵，那裡要什麼子房、青田，方成大事呢？」師貞聽了，如飛趨出，柳煙大笑，命老僕固留不住。回到寓所，又卜一卦，看女真人渡江與否，得師之上六，以意斷曰：「兵已還矣。」沈珂隨問：「爻辭『大君有命，開國承家』。似乎勤王有功，褒錫寵命之意。吾師言兵還，何也？」

師貞曰：「出師之卦遇終爻，故知師事畢而返也。若爻辭所云，我當應之。」遂投青州大路上等候。正遇先鋒及左右二哨兵馬回來。師貞雜於稠人中觀之，見軍馬雖少，行伍嚴整，有十萬雄師氣象，暗暗贊服。中軍已到，兩行排列金甲神人二十四對，正中間白馬上，斜坐著一位方口長耳，劍眉豹眼，雪白團臉女頭陀，齊眉剪髮，額周圍勒個金箍，身披烈火袈裟，手橫著狼牙鹿角棒，光著一雙大腳，腳踝骨上勒的兩個金圈；後一匹鐵驢馬上，端坐著個賽嫦娥，道家結束的女元帥，頭上青絲挽疊如雲，帶一片紫鳳翠花冠，身穿的素綾織錦衫，外罩著鵝黃鶴氅，項掛一串珊瑚數珠，腰束著雕龍赤玉雙扣連環帶，腳穿踏雲軟底鹿皮鞋，手執短柄凌風塵尾拂。師貞不覺失聲道：「真天神也！」月君已自瞧見，佯為不聞。番女滿釋奴，純用番國裝束，看者並猜是神人。

軍馬過完，師貞方欲回寓，忽側首一人，迎著一揖問道：「尊兄何方到此？」師貞聽是下路聲音，即轉問道：「尊兄何亦在此？」覺得大家心契，遂相邀同寓一店，沽酒而談。那人道：「賤姓胡，名先，原任沛縣縣丞。燕兵入境，我向徐州求救，到得回縣時，城已打破，大尹亦已殉難。我收屍葬後，就到淮上，聞知他們義師已戰勝凱旋，就隨了他轉來，有個從軍報國的意思。」師貞便接住道：「若然，則我與君大有同心。」

就將女元帥先曾枉過茅廬，及今遠來相訪，並將來數應開國中原的話，細細說將起來，當作下酒之物，不覺的直到天明。胡先大喜道：「我尚未知二位的大名。」沈珂應道：「這是我師洛陽呂某。」又將自己姓名說了。三人就一路同行前去。暫且按下。

卻說月君回到卸石寨，見寶華寺是座古刹，大殿有九丈餘高，內進七層，寬亦七架，共七七四十九間，殿後東西各有方丈，周圍屋宇又多，可以棲止，但無會集將士、商議軍情之處。

隨令董彥泉在寺旁空地搭起演武廳來，先設青油幕於露台上公坐。眾將齊來恭謁，月君諭道：「從來圖王致霸，全在收羅賢士，所以湯武得伊呂而王，漢高得三傑而霸，光武有二十八員名將，唐太宗有一十八位學士，皆出類拔萃之材。古云『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』；又曰『千金易得，一將難求』。周公旦接納賢士，至於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猶恐失之。聖人且然，況其下乎？今者開創伊始，第一件是求賢為輔，共成大業。前者兩樺『延攬英傑』、『招納忠義』黃旗，應建立在山寨左右，不拘文武之士，有來投謁者，立即傳報，以便召見。」彥泉等皆聲喏遵命。

至次日，就報有個河南呂姓的，同著兩個下路人來晉謁。

滿釋奴轉稟過了，傳令請進。呂師貞前行，胡先、沈珂隨後。

將近墀下，師貞向上長揖，胡先與沈珂皆行庭參禮。月君命三人在東首，諸將在西首，各席地而坐，隨問呂師貞：「先生記得唐思安否？」答道：「別後數日，候駕不至，即占一數，方知是神仙遊戲。今日之來，正踐前言耳。」月君道：「既尋遠臨，願聞長策。」師貞道：「目今第一要著，是正名二字。名者，君臣之大倫也。從來異姓篡逆，人皆稱為亂臣，若同宗反叛，則不能盡知為賊子。燕藩者，亂臣賊子之尤也，而人咸曰是亦高皇之子，則君臣之大義滅絕矣。建文聖主，為燕藩之姪，私親也。其為燕藩之君，大義也。懿文太子與建文太孫，皆高皇帝之所置也，燕藩削去建文年號與懿文諡號，是叛二帝，即叛高皇，無父無君，其罪滔天莫數。夫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今大元帥欲伸大義於天下，必先尊奉建文年號，使人咸知有帝，然後興師問罪，則討賊之名正，而四海忠義之士，莫不來歸矣。」

月君曰：「是固然矣。但武侯未出茅廬，三分霸業，了然於胸中。今燕之巢穴在北，帝闕在南，二者先何所定，請試言之。」

師貞曰：「一要看帝之存亡，二要看燕逆之遷都與否。北平有塞外俺答之患，彼必回顧巢穴，縱不能一旦遷都，大抵自鎮於北，而令其子留守金陵，以防建文之復位。今若行在有信，宜先取南都，迎復故主。燕藩雖踞北平，可以下尺一之詔，係首於闕下。若聖駕已崩，則先取北平，平分天下，然後渡江南伐，未為遲也。總之，南北須要待時。目下先取青州，次拔登萊，再定濟南，絕其要路，則是一定之著。」董彥泉道：「登萊邊海凋瘵，取之何用？莫若於定濟南之後，便取開封，豈不成虎踞中原之勢？」月君曰：「呂先生之言是也。登州總兵張信為燕心腹，是我肘腋之寇，豈可不預為除之。」胡先問曰：「前日義師南指，燕賊喪膽，何以臨淮不渡？」師貞曰：「元帥之不渡，蓋有道焉。義師不滿三千，京城之大，百有餘里，圍其城郭，不盈十堵。況且遠隔長江，兵餉不繼，是非善策。」胡先歎服。

月君欲用呂師貞為軍師，恐眾心未服，乃問曰：「古來用兵者，孰得孰失，先生其一數陳之。」

師貞曰：「善用兵者，有軍師、名將之別。折衝樽俎，軍師之職也；智勇兼備，名將之任也。不但為六軍之師，直可以為帝王之師者，方稱得軍師二字。若名將，則專主軍旅而已。尚父為軍師之祖，繼之者子房、孔明與青田也。三公之才略相埒，品節相

似。亦松子與五丈原，易地皆然。青田末路受譴見疑，稍味知幾。武侯躬行討賊，將士敬之如神，愛之若父。留侯一椎擊秦，萬乘喪膽，四海驚心，皆青田所未逮也。次則管仲父，作內政而寄軍令，出自創始，真霸才也。而且尊周室，攘夷狄，所持者正，勳烈爛然。王景略可謂流亞，獨是屈身於氐羌，名號不正，猶賴識得小晉為正朔，識者諒之。李藥師才智有餘，學術稍遜，然而規模弘毅，有帝師之氣象焉。孫武子兵法十三篇，名將之宗也。後如韓淮陰、周公瑾、郭汾陽、岳武穆、韓蕲王，皆名將之尤者。淮陰用兵，疾若雷霆，幻如神鬼，千古無二，獨識不得漢高為何如主耳。公瑾有絕倫之才，無容人之度，三十登壇，臨大事而不惑，亦所罕有。武穆不師古而師心，圓機活潑之中，具有變化縱橫之妙，令簡而樂從，法寬而莫犯，返覺三略六韜為繁碎矣。韓蕲王智信仁勇嚴，略亞於武穆，獨能全令名於昏主之朝，是所優耳。汾陽馭下以仁，士卒效死如歸，未免兵法稍疏，或至敗績，然至公無我，休休之度，諸公莫敢望焉。次則樂毅、李廣、李光弼、曹彬、徐魏公，亦名將也。莒、即墨之不下，毅以婦人之仁失之；七十戰而迷道，廣以小忿失之；光弼優於紀律，短於應變；彬有儒將之風，不能膺危險之任；魏公用智而慎，作氣以嚴，濟之以光明俊偉，較諸子為愈焉。其有似軍師而非軍師者，如范蠡之用柔近於污，陳平之用智過於貪，龐統臨機失之執，道衡運籌失之泛，齊丘之畫策則失之忍矣。是皆謂之謀臣則可。又有附於名將而不可稱為名將者，如穰苴之未建大功，孫臏之止報私仇，田單之幸爾復國，鄧艾之行險僥倖，謝玄之草木得勝，狄青之殲滅小丑，皆非真名將也。更有吳起之劣，鄧禹之庸，衛、霍之驕，張濬之迂，亦享大名，斯為舛矣。其有有才略而未用，或始用之而終棄之，或雖用之而又制之，不得展其施為者，概置勿論。」

諸將士聽了這篇侃侃鑿鑿的話，莫不悚然。

月君已知將士心服，問道：「如呂律，可做得你們軍師否？」董彥杲等齊聲應道：「真軍師也！願聽指揮。」月君又問呂律：「你同來二位才略何如？」師貞道：「胡先是中途偶遇，看來智慮精詳。沈珂是小可弟子，剛直不撓，亦通兵法。」月君即拜呂律為軍師，命胡先監理兵餉，沈珂參贊軍政。以周縉總理卸石寨政事，董彥杲提督卸石寨軍事，並一切將員，皆頒給兵符印信。

過有月餘，中秋節到，月君於清晨駕臨演武廳，呂軍師同諸將士齊集祝賀畢，董彥杲前稟道：「山寨內人家老幼男婦，聞知太陰仙主聖誕，共來叩賀，現在外廂伺候。」月君即令傳進。差不多有數千名口，七上八落的，跪在地下磕頭禮拜。月君周覽一回，總是村農，隨默呼神人到盤槐洞運取銀箱。霎時狂風響處，馬靈從空而降，銀箱四個，齊齊擺在廳前。眾皆大驚。月君諭令董彥杲打開一箱，皆是十兩大錠，每人各與一錠。

眾百姓齊呼「聖后萬歲」，聲震山谷，隨陸續放令出去。落後有百來個婦女，都是無兒無女的寡婦，說願隨聖后出家，月君即令留在寨中，分授職事。又諭馬靈：「不必再回山洞。聽候軍師調遣，別探軍機消息。」

處置已畢，方欲退散；忽彩雲一朵從南飛下，卻是鮑師。

月君降階而迎，曼師從廳後趨出笑道：「老鮑來得好，我一人沒興，正等著你與月君祝誕哩。」月君謙謝過，然後問及金陵之事。鮑師將建文皇帝披緇削髮，從鬼門出宮，並神樂觀道士王稍，先夢劉青田說「中原有女主出世，建文尚得復位」，遂前去迎接，至觀一宿，有史彬等數人扈從同下吳門各情由，備述一遍。軍師顧謂諸將佐道：「我等是順天行道矣！」將士莫不踴躍。鮑師又述燕王改元永樂，族滅忠良，不可勝數，妻女有發教坊者，子孫有下詔獄者，正在搜拿，尚無底止。呂軍師勃然晉言道：「燕賊獲罪於天矣！大元帥為神人之主，宜亟救之，以延忠臣之宗祧，以全烈媛之名節。」月君道：「我正有此意，非鮑、曼二仙師親往，不能濟也。」鮑師曰：「我向寓於神樂觀，王稍頗有忠義之心，此事可圖。」曼師曰：「不必多講，就此行程。」遂攜手凌雲而去。不因此去，有分教：殉節完貞，地下忠臣夫妻再會；冰心玉骨，人間孝子伉儷旋諧。且看下文相接否。